

還俗記

(二)

——江湖行

鈕先銘

那一晚上，我們三個人——施施主，師傅守志和我——談得很晚，等我們滅燭就寢，大概已經到午夜了。因為我們都沒有錶，所以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時間。

一隻手錶的小故事

關於錶，倒使我回溯到一段小故事。一九三六年的耶誕節前後我和名作家徐訐還有幾位朋友，從巴黎一同去日內瓦渡假：因為慕名於瑞士的產錶，同行的幾位朋友，幾乎是各買一支，我當然不會例外，也選了一支附有六七根針的航空錶。價值是多少，我已不復記憶，只記得當時同去的有一位姓朱的同學却在我身邊對我說：

「買這樣貴的錶幹啥子？可以在巴黎過兩個月的生活。」

當時我們在歐洲的留學生，每月的生活大概以二十英鎊為標準，那末那支航空錶，約模有四十英鎊的價值。以一個學生的身份來論，不能不說是一筆很大的支出。可是我平生最好新奇，就以那備有六七根能按能跳的針，已經令我愛不忍釋了；所以我並沒有聽從那位朱同學的勸阻，而咬緊牙根的購買了一支。手錶應當是終年不離身

的，在我一身的裝備中，也許那支錶是最貴的東西。

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底，也可以說是南京籠城戰的前夕，前妻S突然突破江陰的封鎖線而來到了南京。軍事行動上爲了阻止敵海軍的溯江而上，曾將我們最大的軍艦海圻和最新的海平自沉在江陰的水道上。照理說這條長江的航路從上海到南京是不能通行的了，可是我方淺水輪艇，却仍能暢行無阻。前妻便是由這一條路而突然的來到了南京。

前妻S並沒有隨我到歐洲，其原因何在，我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。以我們兩家的經濟情形來衡量，她出國本不是一件難題，何況她的兄弟也是後我而去巴黎的，在行前大家都慫恿她同行，而她却没有照辦。

我不能武斷的說：她當時是別具用心，總之書信的往返，儘管屢次都提到出國的事，但只聽樓梯響，不見人下來，其實當時領一本護照和簽證，幾乎等於到文具店去買一本拍紙簿一樣容易。

江畔離別贈錶紀念

我回國是由於七七事變的發生，一個學軍事

的留學生，不談國家的管制，即以個人的敵愾同仇心，也想插翼而歸。可是等我航行到了香港，已經是九月中旬，八一三以後的上海，根本無法使我由上海登陸而再去首都南京。所以我就由廣九、粵漢，再順流而下的到達金陵。前妻本是住在地平津的娘家，那是遠在七七後即爲敵軍所佔；所以我雖然回了國，夫妻却無法見面。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，我何敢與先賢相比？然而我却是直奔戰場的。

前妻S能突破江陰封鎖線而到戰場上來晤會，我當然是十分的欣慰；可惜的是南京保衛戰即將開始，因之只住了兩天，便隨着最後一艘眷屬疏散船隻溯江而去了武漢。臘燭有心遷惜別，替人流淚到天明，當我送她上船的時候，我就解下了我那支手錶，作了臨別的紀念。

軍人時常爭取的是時間，往往是以秒爲單位的。雖然我當時只是一個小小的營長，連錶都沒有，也不成話；可是當時南京城的商店都已關閉，同時也沒有時間再去求謀，所以我只好將辦公室用的一支小鬧鐘，放在乾糧袋裏以備用。

在中國的軍隊裏有一句類似笑話的成語，叫做：「操場上對錶。」謎底的解釋是：「聽大官

兒的。」因為在操場上演習的時候，指揮官每有想定的假設。例如明明是上午或清晨，而指揮官却說，現在假定是二十點正，而季節則假定為冬季，所以現時已是進入暗夜，再過五分鐘我們就得出發。現在對錶，是二十點整，也就是下午八時整。於是乎所有的官兵都將自己的錶撥到下午八點整。爲了配合演習，時間是聽大官兒指定，所以軍隊中常常用「操場上對錶」的這句話。在戰場上也常常對錶，這倒不一定要聽大官兒的，也不會用假想時間，但大家的錶却須一致，行動才不會有差池。在南京籠城戰中，有一次在光華門附近，我的團長楊厚綵上校問我說：你的錶幾點鐘了？我沒有錶，因為那支錶已送給前妻S，所以我只好從乾糧袋裏取出了那支鐘鬧來看。團長覺得非常的奇怪，他問我：你的錶壞了麼？我還有一支備份的，你幾時到團部來取。他的盛意是可感的，可是我却始終沒有拿到，因為戰爭已經接觸上了，大家都太忙，根本忘了那件事，而我還是用那支鬧鐘。體積雖然比手錶大了百倍以上，但放在乾糧袋裏，倒也並不妨礙行動。

睹物憶往感慨系之

這支送S的錶，後來到了她再度結婚的L手上，因為那是男性的用錶，婦女來用，根本就不適合。

L是我士官的同學，只晚我兩期，關於她們如何的結合？在後文我會作有限度的交代，此處只談那支錶。L因為也是軍人，所以在重慶大本營工作時間，我們常常晤面，而在軍委員的防空洞裏（稱爲第二洞是設備和堅度最高的一個）

我們所被指正的席次，正坐在對面。重慶被敵機轟炸頻繁，而我見到那錶的次數，也逐漸的增多。能說沒有一點感觸麼？當然是人之常情；可是我却有另外的想法：那件與英皇愛德華八世（即溫莎公爵）同花樣的毛衫，不是也甩出永清寺的牆外了麼？假設這支錶不送給S，還不是「心焦」了鬼子官兵！能戴在L的手上，至少是沒有資敵。何必要酸溜溜的呢？這倒不完全是阿Q的想法，真是我的心意。

在永寺也好，在鷄鳴寺也好，僧俗一同，似乎誰都沒有用過錶。關於時間，都是在臆測，成了習慣，但也相當的正確。

奔向自由的第一站

從鷄鳴寺「奔向自由」，在第一站施施主的下關行館裏，由小酌而到秉燭夜談，生活的方式既已變動，在習慣上已無法來揣奪時間。但睡眠時間雖然不足，而却睡得很好。照理心情上既發生興奮，新環境又不免感到恐怖，應當是夜不成眠的，而所以能熟睡者，我想是藉力於施施主的那瓶高粱酒，最大的原因，還是對施施主的信賴心。

被一陣低聲說話所驚醒；天還是粉亮，在盛夏的江南，應當是清晨五時左右。室內却增加了一位青年，我看到生人，當然就一咕嚕的坐了起來。

「不要怕！」這是施施主破喉嚨的沙聲，他還是躺在床上。接着說：「這位是我們的兄弟，來帶你們去車站的。」

所謂兄弟當然是施施主江湖上的蟹腳，而他

用我們兩個字，似乎也將我納入了山門之內；說者無心，而聽者有意，倒令我更加强了信任。

「您不送我去麼？」我又發生了疑問和一股新襲來的恐慌。

「我？」接着是施施主的大笑，笑聲大於話聲的數倍。他坐起來說：「就憑我這兩撇仁丹鬍子，鬼子兵不向我敬禮，便是將我逮捕。」同時他用手搓搓自己的仁丹鬍子。

「有我！你還怕麼？出了事，我們師徒是一條命！」這回是師傅守志的聲音；湖南土音比南京官話還要沙得利害些。

「有我大哥在，沒有走不通的路；你老可以放心。」那位青年終於發言了。不用您而用你老，當然不是京片子；却也不是南京的土音，大概是皖北的人。

以我的年齡，而素昧生平，他無須對我用敬語；這你老當然只是對待老和尙的。是不是還沒有踩進山門的我，又被扔了出來？

我也曾經踩進過洪門的香堂，可是那是以後在重慶的事。但不久軍中即有通令，戰時禁止官兵參加這種民間組織，所以我原已是進去了的，而却自已又走了出來。儘管有一度之緣，因為沒有接觸，正是等於門外漢。洪清兩幫會聽說都是在明亡之後，民間用以抗清廷的組織；果爾，這倒是帶有民族的意識，固未可厚非。

在巴黎的一段往事

我爲什麼在重慶會參加洪門呢？這當然是受了施施主的影響，同時這裏面還牽連到在巴黎的一段往事。

一九三六年春，我在巴黎逅選了一位中國朋友。巴黎的中國同學，百分之八十我都認識，即使沒有來往，而面孔總是熟的；可是這位中國人却是生面孔。但既非留學生，亦非觀光客，深問他的時候，却以微笑來作答覆。年齡約模在三十歲以上，瘦高個子，眉清目秀，穿着高級料子的上海式的西裝；雖沒有土氣，而與巴黎的式樣不同。因為帶點神秘，反而引起了我的興趣，不久就做了好朋友。他只想在巴黎住一小段時間，進進補習學校，而却不打算長期留學。漢詩作來很感。此君姓顧名德鈞，字行之。他有翹鬚，常乏活資，但一杯在手，則談笑生風，爲了引他講故事，酒錢常常是我會賬。

「你知道 Feer'mason 這個字麼？」在一瓶白蘭地行將現瓶底的時候，他問着我。

「不知道，是什麼意思？」我不是學英文的，記的英文生字也極少。

「Feer'mason 是中世紀歐洲一種秘密集社，目的是爲了互助，友愛和自由。中文譯爲共濟會或美生會；與我們的清洪幫是大同小異。」

「這倒很有趣，我還是頭一次聽說。」

圓桌武士與羅賓漢

「你要參加這種團體？中古時候的組織，你想當圓桌武士？」

「圓桌武士是君王的御用者，我們要當的是俠盜羅賓漢。」

「中世紀的組織現在還存在麼？」

「不僅存在，跟着五月花而到了美洲。」五月花號是英國殖民美洲的第一艘航行的船名。

在半醉狀態之下，顧德鈞說出他是杜月笙的弟子，到歐洲是奉師命來考察美生會的組織情形而且是以連繫的。當年我還是學生，對社會的經驗並不充足，美生會也好，清洪幫也好，根本就不關心，所以也就沒有深問。後來回溯到那次的把酒長談，覺得是一件傳奇的故事。果真如顧德鈞所說的，那末杜月笙之想連絡美生會，真是開拓國際路線之先河。顧德鈞不久就先我回國了，到底是否與美生會取上連絡？我全然不知道。我從淪陷區逃出後，由滬而港，由港而漢，再由漢回粵，在敵軍登陸大亞灣而廣州沉淪時，我幾乎又再度陷敵。余漢謀將軍會答應派船送我走的，但是我怕遲了又會去白雲寺（廣州名刹）做和尚，所以我就先乘中央社撤退的船隻到了國父的故鄉中山。然後再由澳港經海防河內昆明而到重慶。其中經過遷曲折得多，但與本文關連較少，不擬詳述。

舊雨重逢熱腸古道

廿九年在重慶，又遇到了顧德鈞，舊雨重逢，當然另是一番欣慰。他是從上海來的，又是爲了杜師傅的事。在滬時因傳聞我已陣亡，而太太也以末亡人的身份而改嫁，於是他在大美晚報發表了四首悼念我的七絕，兼具悲憤悽清，連我自己讀了都流淚，所以在此不妨供諸同好，也可爲我破涕爲笑。因爲我根本沒有死，而且垂老還能寫作。

其一

白城春色浩無邊，錦繡樓臺咽管絃；
君作主人能醉客，低徊往事更纏綿！

註：巴黎有白城之稱

其二

咽嗚咽叱棄儒冠，烽火家山不忍看；
熱血一腔和淚洒，古來忠孝兩全難！

其三

傷心國事淚難乾，話到庭闈意更酸！
一戰成仁千古恨，秣陵江水爲君寒。

其四

春回故國銅駝泣，血染山河鐵騎橫；
萬里歸來悲永訣，轉因君死哭平生！

我也有四首步他原韻的和詩：

其一

當年惜別賽河邊，錦瑟驅歌五十絃；
後會不期風雨際，餘生鋒鏑恨綿綿！

其二

吳宮花草晉衣冠，六代豪華久不看，
遺恨背城輸借一，早知多易必多難！

其三

百戰山河血未乾，劍南剪燭倍辛酸，
蕭蕭白骨春闈夢，江漢無情水自寒！

其四

熱腸古道明肝膽，生死相關涕淚橫，
國破常羞身尚在，更因哭我愧貪生！

我參加洪門就是他爲介的。

「你是杜先生的徒弟，不是清幫麼？」

「先清後洪，大家一同；先洪後清，剝皮抽筋。」

這便是我參加洪門的故事，不久德鈞又首途返滬，當時太平洋尚未開戰，上海租界是孤島天堂。他有他的任務，我也不便去追問。臨行時我有兩首七律惜別。

其一

天涯一別感商參，頓沛流離故國心，
百戰關山悲棄甲，十年人海幸知音，
聊將詩句酬肝膽，豈望文章撼古今？
客館孤燈風雨夜，叮嚀珍重各沾襟！

其二

江城同客欲飄零，未罄離懷別恨生！
夜夜孤燈思故國，年年芳草念王孫，
南船北馬頻流浪，賸水殘山繞夢魂，
後會有期宜記取，桂花香裏再迎春。

重慶一別杳無音訊

德鈞本來告訴我說中秋前後再來重慶的，可是那知自廿九年四月一別，即杳無音訊。勝利後，我會追隨何敬公作分區受降的視察，粘了大將的光，名字也常常見報；可是德鈞從來沒有和我再連繫。桂花香裏再迎春從沒有實現，而天涯一別感商參，却成了懶語，豈不惜哉？

我從來沒有以幫會的身份接觸過幫會的人，可是我對幫會之所以有好感，完全是由於施施主的盛情，可惜是他始終沒做到我的拜兄！

我和守志師傅在施施主下關的行館裏過了一夜，已如前述。施先生因為認識他的人太多，怕被敵軍識破，所以才安排了叫他的小兄弟來護送我們。一起床，我們就各人吃了兩個雞蛋，和一些餛飩。這些東西都是那位小兄弟所帶來的。

「快吃，好去占位子。」施施主自己並沒有吃，却催促着我們。

「幾點鐘的車？」我問

「八點。」那位小兄弟答覆。

「那末應當還有兩個鐘頭。」我們雖然都沒錶，但以日出來推測，應當相差不遠。

「但是要依隊買票，而後又得排隊進月臺，差一點就會挨槍拐子的。」這又是那位小兄弟所作的說明。

「可是還是得多吃點，吃不完的饅，二覺帶着到車上去吃。」

「……」我沒有接腔，可是我心裏在想：京滬路要不了幾個鐘頭的路程，中飯還不在上海家裏去吃？未必還要在火車上啃硬饅？這句話我並不敢當面說出口，倒不是怕誰！而是教施施主和師傅聽見了，豈不覺得我太猖狂？還沒有飛出籠子，便已妄自尊大，連硬饅都不屑啃了！

鬼子兵的事情難辦

「本來，要我去拿出幾張車票來，也不算一回事；可是鬼子兵的事就難辦。」施施主在自言自語的道着。這句話要分兩段來解釋，前半句是表現他的勢力，後半句是說鬼子兵的麻煩。到底麻煩到什麼程度？我當聽到施施主的口氣時，還沒十分的體會到。

守志師傅將吃饅的餞用報紙包着，塞在我的那個灰布的小包袱裏。這裏面是幾張鬼子兵為我照的相片，一部寫經，以及一件和尚的禮服「海青」，但並不是袈裟；連同灰色的包袱皮，也都是僧侶的專用品。

一切都定當好了，這時施施主才從床上跳了下來，將他那白粉底兒的緞子鞋煞着；已經很舊了，鞋後根倒了下來，他當成了拖鞋在用。

他翹着八字型的兩撇仁丹鬍子，臉上顯露出一股嚴肅的氣象，正和我初入永清寺柴房時所見着的一模一樣，可是那是惶惑性的，而這回却是帶着正氣。

他突然緊拉着我的手叫着：

「表弟！」這回他一反其前的沒有叫我二覺，他說：「南京的收復，就靠你表弟了，我是土生土長，當然不用說，即以你親眼所看到的，親身所受到的，這口氣你忍得下去麼？我和你師傅都老了，等等得到，我不知運？假設到時候用得着我們的話，我會帶着弟兄們來響應你的。」

一言九鼎氣壯山河

施先生的性格特徵是豪放，又是江湖上的大哥，這一段話不僅是氣壯山河，而且是一言九鼎。我聽了後心直跳着，一時發呆了，不知從何答覆才好？

「還不快點跪下，向施主叩一個頭；不說將來當你的丈人，還不當你的拜兄？」洪幫不像清以師徒稱，而拜兄即是龍頭大哥。

守志師傅提醒我，要我拜叩施主提携之恩，那是正確的。然而這位老師傅却永遠脫離不了高度的幽默感，明知我已結過婚，還一再的提到施家的小姐，倒真有點使我臉上很不自在。

我當然是遵從師傅的指示，雙腿就跪了下去。本來還想說幾句什麼的，可是喉嚨有什麼東西哽着了似的一句也說不出來，而眼淚却像開了自

來水管式的流了出來。施先生急忙欠了一個身，右腿也彎曲了一下，是還禮？抑或是爲了牽我一把，一手將我拉了起來。

四隻眼睛一相對；從沒有表示悲傷的施施主，我看見他臉上的皮肉也在牽動。可是那只是一瞬間，他馬上就強歡爲笑的說：

只准流血那可流淚

「當兵的只准流血，那可以流淚；你真打回了南京，應當是我向你下跪的。走吧！老弟！一路保重些。」他說着又偏過了臉去。

「施主！我決不會辜負你的厚望！」我總算想出了這樣一句。再想增說一句什麼的時候，守志老和尚卻將我推出了門。

太陽從東邊射過來，我們既無洋傘，又無僧帽，連紙扇也沒有一把；光光的頭皮，直冒着汗。八月十一日的盛夏，即使是清晨；也已經是够熱的了。

小兄弟在前面走着，頭都沒有回過一次，在旁人看來，似乎根本不和我們在一起；我却和師傅並肩的走着。

「我說了那麼多的笑話，你們却還要對哭，真叫我沒法子！」

「師傅！這種時候，我們還笑得出來麼？您想想看！」

「那倒也是實話，當我聽到施施主說：不知道等不等到你打回來的時候，我也想哭了；所以我才開玩笑。呀！我們都七十歲了，二覺！你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打得回來？」

渴望看到國軍反攻

「我想大概總要兩三年吧！」這本是隨便猜的。

「兩三年！我們總要能等着才好。」接着他又歎了一口氣，幽默感似乎一點都昇華不起來。

「師傅！你們那樣暴露我的身份，不要緊麼？」我點點前面的那位小兄弟，我一直都對他有點兒顧忌。

「江湖上保守機密的程度，比吃糧的更高明些；三刀六眼，那才嚴格呢！你大可放心。」

「師傅！您所說的吃糧時代與現在的時代不同了。」

「不見得！我看是半斤八兩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要像相信菩薩那樣的信法，才會從心眼兒裏來服從的，否則防人之口，甚於防川。」

守志師傅也懂得許多，舊東西知道得不少，只是不會用，像「信仰宗教化」的那類新名詞而已。

走路的人已不少，當然還談不上熙熙攘攘；因爲行人一多，我就不敢再多話了。

距離車站本不太遠，一出大街，人更多了。正街上的房子，當然不再像巷中那樣的破敗，可是即使是重予修葺的，也僅屬於臨時性的模樣。

距客歲下關大火，業已八閱月；由撤退而陷敵，在堅壁清野而不資敵的原則下，火原自己人放的，加上敵人侵入後的騷擾與略奪，下關是受過兩重的浩劫，即使現在已能喘了一口氣。幅度是極爲有限的，何況還仍在刺刀之下！

人—多，轉眼就沒有再看見那位小兄弟。我緊拉着師傅的衣襟，生怕再有所失。

「那位兄弟呢？」

「不用管他，你跟着我走。」

守志師傅當時並沒有詳加說明；後來到了我上海的家裏，他向我解釋，才使我明瞭這一段佈置的經過。

從守印師叔圓寂之後，守志師傅就已開始爲我計劃着逃亡的工作，也許還要在更早一點，當施施主進入了下關地區，他們會商量過送我渡江；那時正值台兒庄之役，敵我雙方的戒備都十分的嚴厲，所以即以施先生之力，也無十分的把握。

京滬鐵路重興客運，似乎是始於六月，這條路雖然是比較安全而易行，但必須有通行證才能買得到車票。這張所謂通行證，當然不是二空師兄錯覺中所認定的防疫注射證能充當的。鐵道既已在管制限度下開放，這張通行證照理是不應當太難取得；但申請通行證，必須有正當的理由，而且要本人親自去相相面。以一個和尚的身份，又要我親自出馬，師傅覺得太冒險，所以他忍住了，一直不願過早的來和我商量。可是他從上元門的永清寺來回於下關之間，則不下十次之多，竭盡其能的總想解開這個困難的死結。一到我和二空在鷓鳴寺已護得了與日本憲兵隊的連繫，才算是水到渠成，一拍而合。其實申請通行證還有一個偽府的機關主管，當然還是受着日本特務的控制；但表面上却完全是中國人。有了漢奸夾在當中，我們的老百姓便成爲了日本人的孫子，欲求爲兒子而不可得，事情反而更難辦。

INTEROCEAN SUPPLIES LTD.

Exporter, Importer and Manufacturer's Agent

EXPORTS

Sugar
Cement
Textiles
Sulphuric Acid
Pharmaceuticals
Canned Food
Various Kinds of Taiwan
Products & Farm Produce

IMPORTS

Sulphur
Cotton
Chemicals
Machinery & Tools
Insulation Materials
Industrial Raw Material
Electrical Machinery &
Appliances

P. O. Box No. 112
Room 704, Wan Chee Building
144, Hankow St., Src-1.
Taipei,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
Telephone: 35162, 37176
Cable Address: "Interocean" Taipei

聲東擊西轉移目標

在車站上的佈置是這樣的：買票排隊都非得親自不可，施先生的門徒只是散佈在四邊，假設突然發生了亂子就一擁而上，使我可以免脫現場。或者是聲東西擊，來轉移目標。這位小兄弟之來引接我們，是爲了識別我們；我固不說，即使是守志師，施先生的門徒也未必個個認識他。因此，待我們還沒有到車站之前，那位小兄弟，已

經消失在人羣之中去了，僅僅在遠處觀察着我們，並用眼色來和各個崗位連繫。這種佈置的方案和經過，是到了上海，完全安全之後，老和尚才告訴我的。爲什麼不事前讓我知曉呢？據他的解釋是：我事前若是知道，必會四處去張望，或許會被壞他們的佈置。這也許是太小看了我；可是無論如何，施先生的佈置是够週密的，誠使我無任感激之至。而保密的程度，也真是使我愧弗如

也。也因爲此，我才對幫會感到濃厚的興趣；但我畢竟是一個軍人，服從已經養成了天性，戰時既有命令不准參加，我就再也沒有與這個團體接觸過。抗戰中，政府却也充份的運用過這種民間組織，杜月笙、王曉籟幾位首領先生，也有過十分良好的表現。軍人之所以禁令參加，是爲了使軍人的思想和行動都要一致；倒不是對那種民間組織有所歧視。

(待續)

介紹郵政存簿儲金

- 一、歷史悠久——本儲金業務，於民國八年開辦。
- 二、利息優厚——政府爲鼓勵民間儲蓄，目前定為月息四厘二毫。
- 三、稅捐免除——郵政儲金法規定，本儲金之利息應免一切稅捐。
- 四、手續簡便——開戶時，祇須填繳立帳聲請書二份。
- 五、金額低小——新臺幣十元即可開戶。
- 六、存提方便——局所普遍，營業時間較長，對於儲戶存提極爲方便。
- 七、代收票據——其他銀行或各地郵局票據，本局收受後即代為入帳。

郵政儲金匯業局敬啓